

陽明全書

冊
六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
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
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
止或僞書反閒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
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
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
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
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
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殓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閒肉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

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

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閒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命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其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竝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閒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爲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與吾斯尙有未信

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
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
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
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
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
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
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數曰吾惡能昧吾
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
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

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曰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尙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讒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

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閒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胷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卻恐無益而有損○與尙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

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旣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

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
閒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閒與之見老氏則
割右邊一閒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閒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
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
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
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
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
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
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
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

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忬來自泰和宮剎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髻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
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
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
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
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
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
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
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
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
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
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
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閒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

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忤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閒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山窮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旣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

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徧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
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
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
山書院錢榎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
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
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
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
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
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
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
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

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簞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匾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

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閒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

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計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

隣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